

空寂萧然文殊寺（下）菩萨不肯渡日本

<http://www.hnby.com.cn> 大河报 B17 厚重河南 2005年12月13日



1213B1703. jpg



1213B1701. jpg

五棵2600岁的古银杏树前三后二，缀连成片，犹如撑开的一把巨伞，成为文殊寺一道特别的风景。

“现在都是枯枝，若时逢夏秋，五棵树各呈姿态，煞是好看——南边的三棵并成一排，树冠连为一体，似孔雀开屏。最东边的也是最粗的五六个人才能合抱的那棵是雄树，而紧邻它的，是一棵婀娜多姿的雌树，与之组成一对夫妻树。夫妻树的中间，冒出一棵小小的‘孩儿树’（也就一二百岁吧）。这幸福的一家子的旁边，还有一棵雌树，把多情的臂膀伸向这个家庭，无奈被人家的妻子挡了一把，只好立在一边，做个委屈的‘第三者’。北边的一对夫妻树，都在甬道的西侧，但丈夫东倒，妻子西歪，看上去并不怎么和睦。五棵古银杏树，还有那棵‘孩儿树’，诠释着红尘世界的家庭三昧。”一位老村民对记者说。

人在古银杏树下，渺小如蚁；树的后面是文殊寺的主殿文殊殿，它在古银杏树的衬托下，也有些失色。不过，冬天落叶飘尽，站在山门下望过去，还能窥见文殊殿灰色的屋顶，要在夏秋，恐怕就只能见墙不见顶了——五棵银杏树犹如一扇天然的大门，护卫着文殊殿，而夏秋的文殊殿虽然敞着门，但殿顶却被“树叶化”，站在山门后的甬道上，你会觉得文殊殿还是个高耸入云的“茅庵”。

上门前是高高的台阶，进得山门，还要拾级而上。山门外的台阶，还算规整，但山门内到文殊殿形成的四个台地，甬道上的每段台阶，都水泥剥落，露出风化的红砖，给人的感觉不是寺院破旧，而是寺院“新旧”。

破旧的寺院有味道，“新旧”的寺院让人很伤感——但文殊寺旧貌换新颜，仅存的三间老殿不见了。“文革”期间，这三间老殿是村民组织办公的场所，是大队部，现在变成了新殿，也就是文殊寺西殿，里面供奉的不是佛爷，而是鲁班和他的四大弟子。

为什么鲁班登堂入室佛家的寺院？

还是缘于这五棵银杏树。

“鲁班纪念碑”险遭不测

银杏树是恐龙的伙伴，它要比佛爷、人类古老得多。

婆娑银杏树林中，恐龙或翩翩起舞，或步履蹒跚，这是恐龙时代地球上的和谐生活。

沧海桑田，恐龙绝迹了，只给今天留下了恐龙蛋化石、骨骼化石等。伴随着恐龙时代的完结，银杏树也在世界其他国家消失了，唯在中国得以独存。因此它被称为生命“活化石”。

1942年，郭沫若在《银杏》一文中写道：“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你是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

不是只有中国文人讴歌银杏。德国著名诗人歌德也写过一首《银杏》诗：“我的花园有一棵银杏树，她来自遥远神秘的东方。每一位深富学养的人见到她，都有一种朝圣的虔诚。她原本就是一个神灵，集天地之精灵，合千古之灵秀。我将我的冥思，融化在我的歌唱中，我进入了银杏的世界，遁形于无限的苍穹。”

西方世界的诗，禅意盎然；西方世界的原子弹，也能使一切变为废墟。但日本广岛原子弹轰炸，人毁树摧，唯独其唐宋年间从我国引种过去的银杏树，躲过浩劫，继续着它顽强的生命。

银杏树是最古老的、中国独有的冰川纪孑遗植物，与华夏大地有着割舍不断的因缘。也因此，郭沫若说它真应该成为“中国的国树”。

银杏树家在中国，也作为文化使者由我国先后传至日本、欧洲和美洲。也因此，在当今的“国树”评选中，簇拥者众，其被定为“国树”之希望与牡丹被定为“国花”之机会，当在伯仲间。

论大论年纪，文殊寺的银杏在这个世界上尽管不是第一，但可名居前茅；论银杏成林，与禅院和谐相处无愧于“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者，敢与文殊寺银杏相较者，鲜矣！

文殊寺银杏无疑是大地与历史的偶然慷慨。“大跃进”时代，文殊寺银杏又偶然得以偷生。

传说，在“大跃进”某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日子里，一大队人马杀上山伐砍银杏树，不料一小头目砍掉一大枝后一个筋斗栽下来，一条腿断了。之后没多久，这人就死了。于是乎，关于银杏树神木、灵木的神话，流传开来。

传说当然不是历史。“当地某机械厂确实带人砍树来了，且要砍最大的那棵，但遭到村民的共同抗拒。后几经商谈，村里以3棵几搂粗的板栗树为代价，换下了银杏树。”鲁山县政协文史办主任袁占才说。

而村民之所以“挽救”银杏树，不只是因为能收获白果，还与他们坚信鲁班是自己的老乡、是自己的保护神有关。

“相传，当时建中岳庙时，要用文殊寺的银杏树做个大匾额，百姓不忍伐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墨翟（墨子），墨翟把百姓的苦恼转告了鲁班。鲁班来到这儿，绕树转了三天，终于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在一个星期月高挂的晚上，亮出绝技，在银杏树正中竖着锯下一块‘中心板’。”文殊寺住持释源果说，“你看，这棵银杏树中间如今还留下一道两丈多长、一指来宽的锯缝！”

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能由此断定鲁班与墨翟不是鲁国人而是鲁阳（鲁山）人，但人家山东潍坊也是凭着一个传说办起了国际性的风筝节：中国第一只风筝诞生在潍坊青州（古时称鲁山），它是由墨子与鲁班相继研制而成的，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潍坊的传说连个载体都没有，还不如鲁山的传说，让今天的我们还能看得见、摸得着。

尽管在鲁班、墨子的时代，也许这棵银杏树还是个小树，但鲁山百姓对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却深信不疑：文殊寺里有鲁班的殿堂，银杏树下燃烧着不绝的香火。

传说不是历史，但它可以改变历史。传说如果没有把银杏树附会成“鲁班纪念碑”，那么银杏树早就倒在“大跃进”年代了。

这就是众神狂欢，信仰自由带给我们的好处——给百姓费尽口舌讲爱护自然的科学道理，苍白得很；但如果把自然与百姓的乡贤与神灵联系起来，他们保护自然的自觉性就很高。

看起来是迷信，实质是“因材施教”——这是中国乡间教化的一种传统模式，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它的成果。

就怕啥都不信，啥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敢干。

”墨子记忆”写在银杏树上

这几年，鲁山学术界的头等大事就是落实墨翟、鲁班的籍贯问题，在他们名字后打上“鲁山籍”的烙印。

墨翟、鲁班是老乡，也是要好的朋友，无论是在山东之鲁国还是河南之鲁阳（鲁山），这都是被落实了的问题（也有墨翟乃商丘之宋国人说）。不过由于历史上鲁国曾经的显盛与鲁阳不太为大多数人所知，读到鲁人墨翟、鲁班留下的点滴史料，人们首先想到的，他们当是山东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殊寺五棵银杏树上镌刻的鲁班与墨子合作抽取“中心板”的传说，无疑是一块历史“活化石”。传说虽然不能证死墨翟、鲁班的籍贯，但遥远时代的历史人物在某一地区被世代传说，本身就构成一类史证。

鲁班，又名公输般，也作公输班或公输盘等。他曾经为楚王作舟战之器钩拒与攻城之具云梯，他还以自己设计的城防器械，阻劝楚王停止攻宋，有关鲁班的历史资料大抵如斯；墨子，即墨翟，墨家学派创始人，曾仕于宋，游于齐，使于卫，屡次赴楚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后居鲁阳（今河南鲁山），有关墨子的历史资料也大抵如斯。

在鲁山县赵村乡一带，群众传说曾有一方“墨翟故里”石碑，在民国时期修建上汤温泉浴池时，被铺入水下。这几年，有关人员尽管费尽气力也没有找到此碑，然而在偏僻的山区，群众传说石碑的故事，也不会毫无根据的。而毗邻赵村乡的二郎庙乡群众则流传说：墨子是鲁山县庆云乡人（原庆云乡涵盖赵村、二郎庙乡一带），还说墨子家旁边有个莲花池，池水是黑色的，故墨家后来改姓为黑。

而在山东曲阜一带（一说墨子是山东曲阜人），恰不见墨子的传说。中国孔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原主席刘蔚华教授也曾在致鲁山某地方史志专家的私人信函中说：“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的遗迹，一无

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墨子是鲁阳人，还是鲁国人？

秦汉大一统后，在“独尊儒术”的旗帜下，曾为“显学”的墨学成为异端邪说，墨子也很少为史家所提及。墨子死去约300年，司马迁撰《史记》，只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墨子就生卒不明，里籍无考了。从此，墨子落得个“宋大夫”，究竟何方人氏，成为历史悬案。又过约300年，东汉学者高诱注《吕氏春秋》，在《当染》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在《慎大览》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二篇，以墨道闻也。”

高诱说墨子为“鲁人”，但这个“鲁”到底是东鲁（曲阜）还是西鲁（鲁阳），他没有交代。

历史又走过了1500多年，到了清代乾嘉年代，受西学东渐影响，人们开始重拾湮没2000多年的墨学，开始关注墨子的籍贯问题。1783年，曾任翰林学院修撰与河南、山东巡抚的清代学者毕沅第一次给墨子定了里籍，认为墨家在鲁山而不是在山东；10多年后，即到1796年，清代方志学家、考据家、曾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知县的河南偃师人武亿（祖籍山东聊城），在他主纂的《鲁山县志》中写道：“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曲阜属兖州）”，并把墨子写在《鲁山县志》集传篇之首，将墨子正式落入鲁山户籍。

墨子后来怎么又成为鲁国（即山东曲阜）人呢？

1893年，清末学者孙诒让在《墨子闲诂》中根据墨子出游多起于“鲁”，以及唐人余知古撰写的《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认定墨子为鲁国人；而民国时期，墨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正迎合了当时的思潮，于是墨子差一点又被胡怀琛、卫聚贤、金祖同、陈盛良诸君说成是外国人，因为他的“兼爱”、“非攻”（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等思想，和释迦牟尼的佛家思想差不多，那他就该是印度人了。

墨子是印度人？显然有些扯淡。一个基本事实是，墨子时代释迦牟尼的佛家思想还不是什么“显学”，更别说墨子到中国传道了。因为墨子和释迦牟尼本身就是同一时代的杰出人物。释迦牟尼有大爱想法，难道就不允许墨子有“兼爱”思想？

不过，文殊寺的诞生，确实有个与佛家相连的传说。

据传，唐末日本高僧慧萼从山西五台山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自浙江普陀乘船回国，由于行船触礁，水现莲花，慧萼领悟观世音菩萨东渡日本“机缘尚未成熟”，于是祈祷应允在今浙江舟山建“不肯去观音院”，普陀山由是成为观音道场。

慧萼带观音菩萨像，途经鲁山曾在今日文殊寺的银杏树下小憩。后人为纪念观音不肯去日本，就在银杏树下建起了文殊庵，并逐渐演化为今日的主殿供奉文殊，东殿供奉观音，西殿供奉鲁班。

为什么供奉文殊？当然有文殊乃四菩萨之首的原因。除此之外，文殊寺也清晰地记载下佛教东渡日本的路线：山西五台山（文殊道场）——鲁山文殊寺（主殿供奉文殊，东殿供奉观音）——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

在今天看来，鲁山还是个路难行的地方，但在唐代，杜甫“便下襄阳向洛阳”要走这条路，元稹要从这儿过“崔嵬分水岭”，孟郊骑马“十步九举辔”，还要走这条路，当然慧萼还要走这条路。

这条路是洛阳与南阳间的必由之路，也就这一段山路难走，过得分水岭（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就是大好水路了。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分水岭上就筑起“楚长城”，这也反证出这儿是荆楚与中原间的一条通道，到了东汉，洛阳与南阳作为二京，道路更为畅通了。直至清末，这儿还是晋商南下的通道，社旗的山陕会馆不是被誉为“天下第一会馆”吗？

鲁山交通被边缘化，不过是火车、汽车兴起后的事儿。

不过它还是没被忘却——从五台山到雷州半岛的207国道，就从文殊寺旁穿过；正在兴建的太澳（太原至澳门）高速公路，还得从文殊寺旁穿过。

12月1日，文殊寺前的大山里机器轰鸣，太澳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

高速公路开通后，墨子、鲁班、慧萼等走过的路，将更加远离我们的生活。文殊寺禅灯，将会是永不消逝的历史灯塔。（全文完）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文殊寺主殿供奉的文殊

五棵2600岁的古银杏树前三后二，缀连成片，犹如撑开的一把巨伞。树的后面是文殊寺的主殿文殊殿，它在古银杏树的衬托下，也有些失色。